



[美] 多米尼克·士风·李 著 李士风 译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The Mandarins,
And The Opium War
Canton, China (Circa 1839)

晚清华洋录



美国传教士、满大人和
李家的故事





[美] 多米尼克·士风·李 著 李士风 译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The Mandarins,
And The Opium War
Canton, China (Circa 1839)

晚清华洋录

..... ➤ Ⓜ <

美国传教士、满大人和
李家的故事



08084/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华洋录：美国传教士、满大人和李家的故事/

（美）李（Lee, D. S.）著；李士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书名原文：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The Mandarins, And The Opium War

ISBN 7-208-05085-6

I . 晚… II . ①李… ②李… III . 中国—近代史—史料—清后期 IV . K25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21374号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The Mandarins,

And The Opium War

Canton, China (Circa 1839)

By Dominic Shi Feng Lee, P.E.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顾问 黄庆元

总体策划 朱金元

责任编辑 曹培雷

杨国强（特邀）

装帧设计 王小阳

晚清华洋录

——美国传教士、满大人和李家的故事

[美]多米尼克·土风·李 著

李士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10.5 插页60 字数 96,000

2004年6月第1版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8-05085-6 / K · 1045

定价：45.00元



劝 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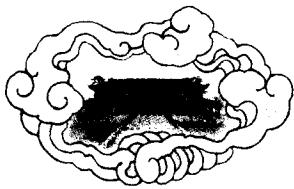
(代出版者的话)

这是一部弥足珍贵的图书，作者是用家族传承的资料铸就而成，反映的是晚清中国社会的大命运，记述的内容和描写的历史细节是以往人们难以知晓的，并配有百余幅罕见而珍贵的彩色和黑白图片。本书原作是英文，中文译本亦由作者本人翻译。原书名是《晚清华洋录·美国传教士、晚清官员和鸦片战争前后》，根据实际内容，改为现名。

作者是美籍华人，抗战时期生于香港，现定居美国阿拉斯加。他的英文名是 Dominic Shi Fong Lee，中文名叫李士风。他是李致祥的曾孙，李致祥的父亲李新华与林则徐是同科进士，又同入翰林院攻读，凭藉这层关系，李致祥成了林则徐广州禁烟的得力助手；他也是李泉石的孙子，李泉石是清末六品武官，同盟会元老，是黄兴的挚友。

作为名门望族的后代，作者从小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到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攻读工程学学位。如今在安克利治市拥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The Mandarins, And The Opium War
Canton, China (Circa 1839)

晚清华洋录

有一家备受业内人士推崇的建筑大公司,所负责的工程由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甚至夏威夷。但他也是一位能通晓中西文化的学者,他凭藉家族先人百年前留下的笔记、事录、图片以及其他资料,写就了此书,这是受人称道的事。

作者的祖上是晚清朝廷中人,所经历的人和事,与中外政情密切相联,《晚清华洋录》一书,用晚清官员的目光,以记事的形式,让读者穿越时光的隧道,去感受昔日中国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大事:真实地道出了1838年到1842年间中英两国围绕鸦片贸易所发生的公开和秘密的故事;第一次全景式地介绍了广州十三行的情况,尤其是细致地描绘了美国行传教士的有关活动;透露了第一例晚清官员和美国传教士之女苏珊的恋情与婚事的内幕;揭开了李致祥在美国了解到的华工在美遭受虐待,过着非人生活的情景;详细地讲述了李泉石经历和目睹的义和团事件、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日俄战争、清末成都大屠杀以及他悄悄地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并与黄兴、孙中山的交往的情况,很多情节都是他书所没有的。书中每篇叙述一个或数个故事,均独立成篇,情节描写细致入微,似乎把读者带入到那个时代。全书文字平实轻松,娓娓道出,读来回味有余。

如果说本书的文字让读者感受到那个时代脉搏的话,那么书中百余幅精美的彩色、黑白插图却使你“亲历”到那个时代的气息;让你一睹禁烟大臣林则徐当年的风采;看清楚外国传教士、鸦片贩子以及晚清其他官员的





真实面貌；欣赏到闻名于晚清历史的广州十三行的景观；领略到中国五口通商前后广州、上海、澳门等地的沿江城市现代化的雏形和街头巷尾中国传统市井风情。书中插图由油画和照片组成，是晚清社会、文化、政治的真实记录。它们大多是首次公布于众。

书中的插图，除作者家传的外，其余均是作者通过各种渠道，花重金购得的一次性使用权。这些插图不但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因此，本书可以说还是一本具有收藏价值的图书。

本书是作者凭藉祖上遗存的材料撰写而成，所述或与他书有诸多不同，这将会引来读者的兴趣。难得一本这样的书，想必会受到读者的青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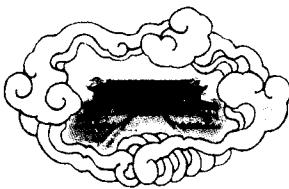


弁 言

当我的父亲李栋恺在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在三藩市逝世后，母亲把他保存下来的物事都给了我，其中有我们李家的族谱（因我是李家的长子嫡孙）和很多父亲的著作，有印刷了的，也有些是手稿；另外还有些字画。我把它们都带回阿拉斯加去，那是我居住和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地方。

因为我是一个土木工程师，在阿拉斯加拥有自己的建筑公司，所以可以趁着十二月到三月这个寒冷而黑暗的淡季，享受一个短暂的宁静。于是便利用这段时间，翻阅从三藩市带回来的物事。当中我发现了很多有关李氏家族的历史，尤其是我的曾祖父李致祥和祖父李泉石，他们都在鸦片战争前后在清政府里当过官。我的家族从明朝起便已是书香世家，很多先人在各级考试中都能高中，在明清两代以及民国初年都曾任高官。我的父亲没有当过大官，他是中山大学中国文学和经济学的毕业生，曾经当过县长，后来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的中日战争中当过国军的营长。自从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他也选择了退役，在香港和澳门的中学教授中国文学。从学校退休之后，他便搬到美国的三藩市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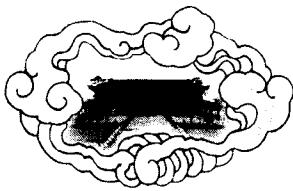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The Mandarins, And The Opium War
Canton, China (Circa 1839)
晚清华洋录

这本书说的是李家的故事，主要是我的曾祖父李致祥和祖父李泉石在一八三九年至一九一一年之间的事迹。因李家的先人在清政府做要官，记述的故事事关中外政情，展示给读者的许多内容和历史细节是以往人们难以知晓的，我觉得本书从文字到图片内容都可以吸引广大读者。藉着我父亲、祖父和曾祖父留下来的物事，我才能写成这些故事。

本书的问世，我要多谢我的助手史甜美小姐 (Ms. Tammie Smith)、我两个女儿 Marian 和 Katherine、我的编辑 Morgan Grether，他们为本书提供了帮助。特别要感谢有关博物馆和画廊的朋友，他们为这本书提供了很多插图，增加了它的历史和文化色彩。

李士凤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The Mandarins, And The Opium War
Canton, China (Circa 1839)

晚清华洋录

目 录

劝 读

1

弁 言

1

一 林则徐在广州

1

二 广州十三行

13

三 最大的销烟行动

28

四 医学传教

34

五 五羊城

41

六 鸦片说客

47

七 农历新年

53

八 美国人的警讯

62

九 无奈的屈辱

67





十 聘礼与婚礼	75
十一 回到广州	89
十二 致祥到上海前后	95
十三 致祥初识华尔与戈登	101
十四 美国第一任驻华公使蒲安臣	106
十五 美国华工	109
十六 中国大戏与马克·吐温	121
十七 泉石受训保定军校	127
十八 在义和团事件的日子里	132
十九 日、俄军队在中国打仗	142
二十 泉石与孙中山、黄兴	147
二十一 从成都大屠杀到新共和国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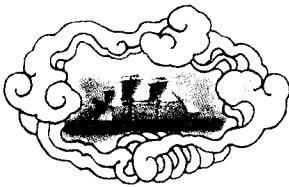


一 林则徐在广州

我的曾祖父李致祥在二十八岁的时候，便当上了禁烟大臣林则徐的助手。一八三九年六月二日晚上二更时分，致祥站在南中国的广东省虎门市附近的珠江河滩上。他环抱双臂，两唇紧闭，凝视着河上依稀可见的英国船舰。他知道船上的枪炮十分厉害。洋鬼子对中国人的侮辱在他腹中燃起怒火。他立下宏志，要把英国人和他们带来的鸦片赶出中国。他喃喃道：“明天便把你干掉！”

他身穿整齐的官服：一件长可及踝的马褂，在肩膀处宽阔，在手腕处逐渐收成马蹄形，并盖着双手。马褂内是一件深蓝色的丝质长袍，缀满绣边。外面还穿上一件及膝的丝质外套。脚上穿着一双无跟的黑绸官靴。领上挂一串长长的珊瑚朝珠。官帽上围着天鹅绒的边，缀着毛裘，顶上是一颗蓝色的圆珠，挂着一支孔雀翎。胸口“补子”绣着的鹭鸶，表示他是一名六品文官。这是在最近一次工作评估中，广东提督因为欣赏他的表现而保荐他的。他每月的俸银有十五个银元，外加津贴，这在广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The Mandarins, And The Opium War
Canton, China (Circa 1839)
晚清华洋录

州来说,收入是非常好的了。他希望有一天能像他父亲一样,穿着绣孔雀补子的官服,当三品大官。他常常告诉自己,只有勤奋工作,才能使他不断步步高升。林则徐官服上绣的是白鹤补子,是一品大官。

夜幕低垂,可以看见远处虎门附近的点点渔灯。他想眺望远处的顺德县,那是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十年前当他离开那里时,已经是个秀才,但他并不满足,于是他去到广州市,在甚有名气的越华书院攻读了三年,跟随甚负时誉的儒家学者梁廷柟学习。梁老师是进士出身,赐翰林院学士,而且曾经是皇上的老师。致祥很轻易便考到了举人,并且在第二年上京考进士。在北京的进士考试中,他名列前茅,跻身于前列的百分之一考生中,进而参加殿试。结果考不到前列三名,让别人得到了状元(第一名)、探花(第二名)和榜眼(第三名)等三个称衔。致祥获赐了一个七品文官衔。

凭着他的父亲的关系,他被派到两广总督邓廷桢的衙门里办事。这份差事使他有机会回到广州来。在过去三年里,他在夷务衙门做事。因为他要经常跟洋商打交道,他便跟一个从美国来的女士学习英语;她的丈夫京威廉牧师,是从弗吉尼亚州列治文市的长老会来的,在广州的外国人圈子里十分活跃。这对美国夫妇的女儿苏珊,也教他英文和圣经课。二十四岁的苏珊,有着一头十分漂亮的金发,致祥对她情有独钟。

夜雾渐渐掩进南中国海的珠江三角洲。致祥要很用力才能看清楚他的工作成果。他负责的是开挖两个大坑,每个长一百呎、宽一百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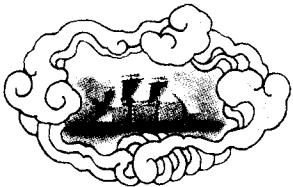


呎、深七呎。在沟的上方，有水闸阻止河水涌进坑里；在沟的下方，则有一条沟渠通往河的下游。过去两星期以来，士兵从沙角炮台运来一箱箱的鸦片。到了次日巳时（即约上午九时），禁烟大臣林则徐将会召集各方重要人物，包括邓廷桢、水师提督关天培、广东省总兵、两广监察御史、越华书院的梁廷柟，还有林则徐的老朋友、致祥的父亲李新华，各国传教士、商人，英国、葡萄牙及美国的代表及他们的家眷到销烟现场。对于致祥来说，最重要的是京太太和苏珊也会到来。他们将会见证这次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销毁鸦片的行动。

自从五个月前，当两广总督接到北京来的指示之后，局势便变得紧张。道光皇帝派了禁烟大臣林则徐前来广州，查察港口事务，并赐无上权力，可以指挥广州水师。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完全禁止鸦片交易，因为这对外国人来说是异常赚钱的生意，更重要的是鸦片正在逐渐毁灭中国南方的人民。

因为致祥曾学习英文，邓廷桢便派他去协助林则徐。致祥深知这份差事的重要性：如果他的表现良好，那么仕途便光明多了。虽然他只有很少时间准备，但他还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他搜集了很多有关新上司的资料。林则徐，一七八五年生于福建省的福州，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他天资聪敏，四书五经了然于胸。在一八一一年获赐进士衔。在最后的殿试里，二百三十七名考生中，他名列第七，比致祥的成绩更好，所以获准进入翰林院攻读。之后他便扶摇直上，曾任江苏巡抚，后再升为湖广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The Mandarins, And The Opium War
Canton, China (Circa 1839)

晚清华洋录

总督。一直以来,他都致力于对抗鸦片的毒害。他明白,不仅已经有千万金銀落在鴉片販子手里,而且鴉片容易令人上瘾,控制了瘾君子的生命。虽然法例是禁止吸食鴉片,但所有人都不理会。单在广东省就已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吸食鴉片,上自高官、商贾、士兵,下至贩夫走卒、妇女,甚至僧侶,都沉溺于鴉片烟中。很多家庭已经因为它而遭到破坏;很多人为了吸一口烟,不惜铤而走险,沦为盗贼。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说一个少妇为此而卖掉亲儿。林则徐对此深恶痛绝。

鴉片貿易由每年五千箱激增至七万箱;每箱约重二百磅。由一八二一年至一八三五年间,皇帝已下达了四十多条命令禁止鴉片貿易,但无一条能得到确切执行。其中貿易是一个很重要元素。外国,尤其是英國,正把他们的财富建筑在中国人的苦难上。每年的貿易差額超过了一千万两银,于是皇帝召见了各地总督到宫中议事。其中一名总督提议用茶叶和大黃等来换取鴉片,因为当时的人以为英國人每天要靠茶和大黃来维生。可是皇帝立时便指出,鴉片貿易的数量比茶叶和大黃高出了五十倍,这种以物换物并不管用。另一个总督提议让中国的农夫自己种植罂粟,来跟外国鴉片竞争。他认为中国自己种植的鴉片会比印度出产的更质优价廉,一定能将外国鴉片排挤出去。有一个总督附和,而且更提议把鴉片合法化,让人民可以公开吸食鴉片,希望可以藉此而脱去鴉片的神秘面纱,从而减低鴉片的需求。况且,将它合法化更可遏止贪污勒索,也可为库房带来一笔稳定的海关税收。道光皇帝摇摇头,他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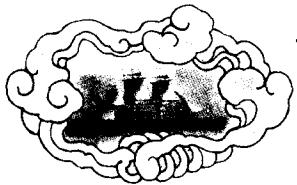


是要把这毒害铲除，而不是要把它合法化。他说：“鸦片贸易一定要禁止。若果让它蔓延全国，我们不单只财散家破，最后更会亡国。”

还有总督提议：“皇上应下旨处死所有烟民。当人民知道吸食鸦片会判死刑，便自然会停止了。”道光皇帝感到兴趣，这方法似乎可行。他说：“就如古谚云：‘治乱世，用重典’”。可是，有人并不赞同，他小心地说：“即使只有百分之一人口吸食，那便是要处死四百万人啊。而大家都知道，烟民的数目绝不止百分之一。我们不能把他们全都杀了啊！况且，很多官员及士兵也是烟民。难道要他们处死自己吗？”道光听了也点头赞成。林则徐突然上前：“若果我们现在不禁绝鸦片，不消数年，中国不单只损失银元，更会丧失一支强大的军队。”他的慷慨激昂，令皇帝大为欣赏；于是便把其他人摒退，单独和林则徐商议了几个小时。此后一连七天，他们在皇宫内苑商议了八次，讨论禁绝鸦片之事。最后，皇帝颁布了命令，所有藏有鸦片的人都会被判处死刑；而且林则徐更被委为钦差大臣，全力主理此事。并命他南下广东省，赐予无上权威，可以指挥广州的水师，务求禁绝鸦片。

奉了皇命，林则徐于是在一八三九年二月初，离开了北京。二月十四日便到达长江南岸的南京城。他继续南下，却被一场大风雪困在江西省的南昌达四天之久。二月二十二日，他发了一个手谕到广州，要求一份英国鸦片商人的名单、他们用的商船名以及所有批发商、零售商和衙门、军队以至水师里所有吸食鸦片者名单。林则徐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The Mandarins, And The Opium War
Canton, China (Circa 1839)

晚清华洋录

他知道他不单只要对付中国的烟贩和吸毒者，更要对付把这毒物带来中国的外国人。致祥的父亲李新华，是都察衙门中的一个高官，也是林则徐的老朋友。他只花了两天便做好这份名单，然后用快马速递给林则徐。

三月十日，林则徐终于抵达广州。所有广东省的官员，由总督邓廷桢以至致祥，都要出城十里来欢迎。因为按照大清律例，地方官迎接朝廷大官，一般都是出城五里而已；只有皇帝或太子到来，才会出城十里相迎。但因为林则徐是钦差大臣，代表着皇帝，所以能有此待遇。林则徐向迎接他的队伍，道过皇帝龙体无恙之后，便径往越华书院下榻。他希望能以此为其驻广州的总部，而不用比它更大更有地位的珠海书院，是因为珠海书院的领导人是主张鸦片合法化的。而越华书院的领导人则主张要全面禁制鸦片贸易。林则徐跟梁廷柟见过面；他曾上书要把吸食鸦片者吊死，把买卖鸦片者斩头。

第二天一早，致祥便陪同林则徐接见了两广总督邓廷桢、水师提督关天培和他的副手以及致祥的父亲李新华。李新华和林则徐都是一八一一年的进士，同时进入翰林院攻读。致祥很高兴自己的父亲和林则徐曾经共事。因为这种关系，林则徐把致祥看成是他的心腹。

当晚，林则徐便开始草拟新的法例。致祥问他，为什么这些法例没有提及最新的死刑惩罚。林则徐深深吸了一口气，回答道：“春秋左传里说过，古代的君主审理案件时，是会因时制宜的。他们不会定下治罪的





法例,以免引起人民的争论。反之,他们会尽力教导百姓要有正义、仁爱和信心。他们奖励正义的行为,严惩不义的行为。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惩罚只是律法的一部分,只是用来吓唬百姓不可犯罪。我们需要教育百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要使他们明白,他们犯罪的恶果不单只会落在他们自己身上,而且也会连累周围的人,所以他们是不应做坏事。禁烟的第一步,就是要教育百姓。”

致祥明白了,答道:“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若以法律和刑罚来治理人民,他们会因为害怕刑罚而不犯罪,但却没有羞耻之心。但若以德行和正义来治理人民,他们便会知道羞耻,而且会日日向善,改过自新。”

林则徐笑着说:“说得正是!”

他们继续工作。到了早上便写好了几张通告,给当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给中国人的通告包括:

一、重申中国人的道德观念,警告世人吸食鸦片危害身体健康,并会破坏他们的家庭。限令吸烟者于两个月内交出鸦片、烟枪、油灯及其他工具。

二、下令各书院负责人,检举院内吸食鸦片的学生。至于没有吸食者,则要每五个人一组,互相发誓不会吸食鸦片;而且互相监视,务求恪守承诺,为首的人则要确保其余四人行为良好,并要对此负责。类似的组织在广州军队及水师中也要有。

三、召集约七百名准备应考的士子,撰文倡议如何禁绝鸦片的方案。